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仙俠五花劍 第十七回 盜印信雙俠警貪官 寄書函一人傳密報

話說文雲龍與薛飛霞在截雲山成親之後，一同學藝，精進得甚是迅速。忽因天降大雪，山上邊層冰互結，寒氣逼人。雲龍身上所穿衣服覺得甚冷。要想下山到蓮花寺取還所寄行囊。因又想起甄衛這人枉法誣良，十分可惡，斷斷容他不得。乘這幾日，山頂上冰雪交加不便習藝，故與飛霞商議一同下山。一來早報飛霞當日被陷之冤，二來要表明劫獄的是燕子飛，也好使他行文緝捕；三來戒戒他的以後為官，不可誣陷善良，傷害天理。因此夫妻二人雙雙同至廳上，將情向虬髯公與轟隱娘稟知，當晚便要動身行事。虬髯公拈髯笑問道：「你二人此去，要想怎樣處置於他，須先說個明白。凡為劍俠的人，作事終要光明正大，不可造次而行。」文雲龍道：「弟子想，甄衛雖然在法，究竟是朝廷命官，所以今夜下山，想把他的印信盜去，再留個東兒與他，許他改過自新，這印自有送還之日。否則，將來有官無印，任憑是秦賊門生，頭上的那頂烏紗，只怕終難穩戴。不知恩師以為然否？」虬髯公點頭道：「這般措置，也尚不妨。但是大雪之後，屋瓦皆冰，若論賢契功夫，縱然去得。薛姪女縱跳未精，如何是好？」轟隱娘也接口對飛霞道：「凡事不宜操切。你緩幾時再去也罷。」飛霞尚未回言，雲龍代稟說：「若說他的劍術，果然只有三分。若說縱跳，幸仗換骨丹之功，身體甚是輕便。那城武縣的衙門，弟子先曾去過，房屋既不甚高，防備也不甚緊，大約尚可去得。」轟隱娘道：「話雖如此。但是屋瓦一冰，最難立足，比不得干天燥日，可以來往自如，為師的怎能放心得下。今夜如一定欲去，你且在此略試一試腳步，方可許你下山。就從這廳屋起步，命你抄至你的臥房，再從臥房奔回廳屋，看有幾張碎瓦。且行動時身體可搖，便知分曉。」飛霞遵命，立即回房，寬去外衣，重至廳前，端整上屋。隱娘等眾仙俠多至庭心觀看。但見飛霞不慌不忙，起個掃葉拳中斷梗泊崖之勢，把身子向牆上一伏，兩手往上一伸，再起個擎拳摧朽之勢，離地已有二丈多高。眾仙俠暗暗喝采。飛霞又起個人山掃霧之勢，把上半身向簷牙一磕，撲的早已上了屋簷，頭也不回，展開小足如飛而去。不消片刻，既見他奔了回來，起個落葉辭根之勢，把身體一蹲，颯的飛下庭心。雖然微有喘息，尚不至十分吃力。一鳴、素雲多贊他進境神速，足見平日專心。隱娘看他舉步端嚴，神完氣足，更暗贊他難得少年夫婦，不為情慾所牽，乃能功夫如此。問一問共碎幾張瓦片，飛霞回報：「弟子留心檢點，共計五間屋面，去時碎了十一張，回時只碎六張。」隱娘道：「照此功夫，果然已可去得。但你尚是第一次夜行，黑暗中非白天可比，終須格外謹慎，與文賢姪早早回山方好。」飛霞、雲龍唯唯聽命，彼此心下大喜，各仙俠回到廳中又談論些行俠仗義的正宗話兒。

到了晚上，將近二更天氣，雲龍、飛霞向一鳴、素雲各借了一身夜行衣服，裝束好了，背上各插仙劍一柄，辭別過虬髯、隱娘，又別了黃衫、紅線，尚欲再尋一鳴、素雲，不知何往，料著他們練功去了，也就不去驚動，即便起身下山。那晚雖然雪已住了，只因山中無人來往，山路上積著的殘雪足有四五寸厚薄，黏結成冰，甚難行走。雲龍尚還可耐，飛霞覺得艱苦備嘗。二人下得山頭，略略歇了歇足，始取道往縣衙而去。

行至半途，雲龍忽然叫聲：「啊呀！」立住了腳。飛霞慌問何故。雲龍道：「我們來得匆忙，沒有向雷大哥與白賢妹問明路徑，這卻如何是好？」飛霞也著急道：「妾當初上山的時候，乃在露筋祠，蒙轟恩師背負回山，此時人事不知，怎曉得東南西北。不知相公與虬師怕等當日同由蓮花寺到山，可還記得約略程途？」雲龍搖頭道：「那時乃由恩師駕著劍遁而行，兩目緊閉，那知道從那路而走，必須找找人問個兒方好。」飛霞道：「更深夜靜，不要說路上無人，就是有人經過，我們穿的乃是夜行衣服，怎可向人問訊，動人驚疑。」雲龍頓足道：「這便怎樣？」

夫婦二人正在無計可施，忽聽得遠遠的一陣鸞鈴聲響，飛也似的奔過一匹馬來。二人急忙打個暗號，飛身上屋，往下觀看。但見馬上騎著一個差官模樣的人，年紀三十多歲，一手拿著馬鞭，一手執著火把，背上背著一角公文。飛霞向雲龍耳語道：「黑夜之間，有怎緊急事情，那馬走得這般匆促。」雲龍道：「且莫管他怎事，我平日聽恩師說起，城武縣乃是個小小城池，地方上除了知縣衙門，只有一個城汛官的公館。此人既是肩背文書，必定是向縣中投遞。我們何不就此跟他走去。」飛霞大喜道：「言之有理。」於是二人就在屋上運動功夫，如飛的隨著那馬轉彎抹角一路行來。

看看已到城門，那騎馬的喝開了城，打馬進去。雲龍、飛霞跑遠幾步，跳過城牆，依舊跟定著他，果然來到縣衙。那人下馬進內，把馬拴在照牆邊一株大樹之下，雲龍、飛霞驚喜參半。喜的是縣衙已到，驚的是差官進去投文，甄衛必然未睡，下手為難。二人在屋面上呆了半晌。雲龍低聲向飛霞道：「事已如此，有何足懼。我們且自進去，見機行事。」飛霞道聲：「使得。」夫先婦後，即從屋面上繞進內衙。到得二堂之上，聽見有人說話。雲龍立住了腳，飛霞尚欲前行，被雲龍輕輕一扯。

因他沒有提防，屋上的冰雪又滑，瀉了數步，幾乎立腳不牢。下邊不免聽見了些聲息，有人說：「怎麼聲響？」雲龍吃了一驚，暗想：「還是先下手的為強。」急在飛霞耳畔，說聲：「我先下去。」撲的跳下地來，奔至堂口。見甄衛坐在燈下，一手執著一個文書封套，一手拿的不是公文，卻是一封信兒。左旁站著一個大漢，正是那馬上之人，右旁站著兩個親隨。

雲龍看得親切，掣出仙劍向甄衛兜頭就是一劍，但聽得撲的一聲，一頂紗帽滴溜溜滾下地去。這一劍不比在上房的那夜，乃是憑空飛下來的，削落烏紗，不過吃了一個虛嚇。此回甄衛卻眼見得文雲龍執劍前來，一道白光，直向頂心飛至，欲避不及，叫得一聲：「啊呀！」紗帽落地，人也一交跌下椅來。又覺得劍鋒過處，頭上邊痛不可當，原來連頭皮削去了許多頭髮，一霎時流下血來。其時，兩個親隨多嚇得魄散魂飛，跪地叩頭，連呼饒命。那大漢心膽略壯，正要叫喊，雲龍把劍在公案上一拍，大聲喝道：「休得張皇，俺文雲龍今夜來此，特與甄衛打話，與爾無干，不許開口。」那人始縮住了口，果然不敢聲喊。雲龍仗劍在手，先把桌上的信函一看，卻是臨安秦檜寄與甄衛的密函，內中寫著：「因大金國兀術四太子兵阻朱仙鎮，要他設計謀害大元帥岳家父子，故把甄衛調任臨安知府，庶能師生二人朝夕見面，共圖善策，已經咨部準調，不日行文到縣，務望及早離任。所有不知名之文姓夜劫要犯薛飛霞脫逃一案，飛霞本未訊實口供，許照尋常犯人越獄，本官疏防，應得革職留任處分，改作姑念自行檢舉，先期公出，免予革職，勒緝逸犯，務獲懲辦。惟截雲山盜寇猖獗，擅殺統兵大員，本已奏請統制張濬，派兵洗剿。刻下金邦大局未定，張濬未便遠來東省，且俟岳家父子死後，兵權在握，再行檄飭剿辦，為應龍報仇。」云云。雲龍看罷，見秦檜私通外國，與甄衛設計陷害忠良，不覺怒從心起，大罵一聲：「奸賊，你們幹得好事！」把那封信揣在懷中，且自帶與師尊觀看，搭救岳家父子忠良。一面舉劍向地下一指，對甄衛說道：「今夜俺文雲龍實對你說明了罷。秦應龍造惡多端，天假白素雲、雷一鳴等之手，為民除害，你不應要保自己前程，公報私仇，移禍薛飛霞身上。俺曾警覺於你，如何不知悔悟。後來劫獄一案，乃是臨安賊賊燕子飛所為，你如何認做俺文雲龍，四門拿捉，只擾得城廂內外雞犬不安。若照這樣糊塗，怎能為民父母。如今你又仗著與奸賊有師生之誼，便把你處分開脫，要你調任臨安，共設奸謀，陷害忠良上將。似此妨賢病國，留你何用。本當立時斬首，姑念上天有好生之德，許你以後改過自新，將頭暫寄頸上，且看你日後作事若何。如再不能痛改前非，那時莫謂我劍不利，定當立斬不饒。你須牢牢記著，俺要去也。」說罷，將劍一擺，飛步下堂，颯的一躍，跳上屋簷，尋找飛霞。誰知飛霞毫無影響。

雲龍此時未免著驚，幸得滿屋雪光，照耀得如月夜一般，見屋上邊積雪裡頭一步步有弓鞋腳印，打從東首而去，因急向東尋訪。恰好繞過屋脊，已見飛霞笑微微手捧一物，飛奔而來。原來已向簽押房中盜得印信。雲龍大喜，夫婦二人會在一處，正想大踏步一同出衙。只聽得下面一聲吶喊，頭門內哄進來無數的捕役、弓兵，也有手執短棍的，也有手拿鐵鏈的，也有手持鐵尺、腰刀的，也有挾著弓箭，一個個高喊：「快拿刺客！」卻是那騎馬大漢與兩個親隨，見雲龍上屋之後，飛風報答傳來的人，當頭就是那大漢，勇起超拿著一柄樸刀。行至二堂，吩咐快駕軟梯上屋，雲龍見他們來勢洶湧，伸手急取了五六張瓦片，照准大漢面門飛去，拍的一聲，打個正著，那大漢頓時鼻塌嘴歪，血流滿面，一個倒栽蔥跌下地去。後面許多人喊聲「不好」，叫道：「弓兵們快些放箭。」言未了，颯，颯，颯的那箭好如飛蝗驟雨一般，多向屋上射來。雲龍慌將仙劍舞動，護住了自己的身體。因這薛花劍是黑色

的，憑空起道烏光，好似一條黑龍在身上邊夭矯盤旋。莫說是箭，只怕就是水星也多潑不上一點半點。回頭看飛霞時，見他雖然也把仙劍揮動，撥去了五六支箭，無如氣力不加，兩腮漸見酸軟，身子略覺有些晃動。雲龍恐防有失，喊聲：「我們何苦在此纏繞，何不從後垣出去。」遂起劍護住背花，扭轉身軀，同著飛霞向後便走。此番因只顧脫身，顧不得腳下邊工夫輕重，所以一路上碎瓦之聲劈劈拍拍響得如爆竹一般。二人走到那裡，下邊追趕的人聽得甚是明白，就趕到那裡，二人暗暗著驚。

不料走過花廳，忽見又有無數家丁，手執燈球、器械高喊：「快拿盜印之人。乃是薛飛霞於盜印時開動印箱，曾把管印家丁驚醒，不過飛霞手腳尚快。及至家丁起身察視，那印已被取去。只留得簡帖一張，上寫著十六個大字，道：「取爾印信，橄爾奸頑，前愆挽回，有日送還。」下有一行小字，是「截雲山文雲龍、薛飛霞留字」。那管印家丁看了之時，魂不附體，正要稟知本官。不想二堂上已鬧得不可收拾，因此至內宅門傳齊合署家丁，要想同到二堂幫拿兇犯。恰好雲龍、飛霞從二堂屋上走至此間，腳聲又響，雪光又亮，被眾家丁看得清切，發一聲喊，有幾個不要命的竟想上屋來追。雲龍此時見前後有人，如何脫得身去。尚幸斜刺裡有一所低屋，不妨且到那邊一避，再作區處。因起個餓虎撲溪之勢，向下一跳，飛霞也起個落葉辭根之勢，跳將下來。不提防這一所屋不是別處，正是飛霞昔日被禁的女監。雲龍尚不在意，飛霞想起當日受苦前情，心上一酸，慌了主意，兩隻小足踏在瓦楞之中，積雪既鬆，薄冰更滑，站立不住，往下一瀉。雲龍瞥見大驚，說聲：「仔細--」那細字尚未出口，眼看他已滑下地去，要想伸手扯他，休想能扯得住。這一嚇直急得雲龍冷汗直淋，不知怎樣才好。

那飛霞雖然身不由主，心下甚清。瀉至屋簷，尚想起攀拳拉朽之勢，攀住簷頭，重新上去，不妨已有一伙弓兵趕到，高喊：「不要逃走了這女子！」一擁上前，刀的刀，棍的棍，鐵鏈的鐵鏈，多來鎖拿，不能施展手腳。雲龍這時候也別無搭救之策，惟有把死生二字置之度外，飛下屋下，與眾弓兵拼一個你死我活，遂喊一聲：「爾等休得無禮！」拍的跳下地來。那腳跟尚未立定，飛霞已先跌下庭心，早有兩個弓兵喝聲：「在這裡了。」舉起素子般粗的鐵鏈，當頭就套。雲龍大驚失色，欲待仗劍來救，無奈已是不及。忽耳邊聽得嚶嚶鶯鶯高喝：「爾等閃開，休來送死。」又聽得西首屋上大喝一聲：「俺也來了。」半空中飛下兩個人來。眾弓兵嚇得紛紛倒退。正是：

憑空伸出拿雲手，驀地來援跌雪人。

畢竟不知來者是誰，救得飛霞出衙與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